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94
22 March 1976

CHINESE

第一八九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布瓦雅先生

(贝宁)

理事国：中国

黄华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博伊德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吕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文尼科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会议于下午四时二十五分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请求审议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最近发展所引起的严重局势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017)

主席：按照今天上午在一八九三次会议上所做的决定，我现在邀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我还邀请埃及、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想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先生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特尔齐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约旦代表谢里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向各位报告，刚才收到一封沙特阿拉伯代表的来信，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请求参加这个议程项目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想根据安理会的惯例和宪章的有关规定，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经主席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约旦代表。请约旦代表在安理会席位上就座发言。

谢里夫先生（约旦）：主席先生，我要对你就任联合国这个重要机构主席的职位表示我国代表团诚挚的祝贺与崇高的敬意。这表示大家对你个人杰出的品质和你的英勇奋斗的国家，贝宁，的赞扬。一位卓越的非洲人士来主持安全理事会讨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严重局势和阿拉伯人民为自由和自决的斗争，这是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

今年一月，曾有另一位非洲显要人士，尊贵的坦桑尼亚代表，主持了安全理事会关于不断受到侵犯的阿拉伯人民的权利的辩论。这是一个好预兆。阁下担任主席象征着自由和自决必胜。

让我借这个机会向尊贵的美国代表说几句欢迎的话。我们之中许多认识他的人，包括我自己，都知道他是一个有信念，有勇气，忠于他自己的国家和他所信仰的事业的人。虽然我们并不幻想在今后几天和今后的其它几个场合中他会同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或接近一致，但是至少我们知道，美国代表团的领导人是一位期望达成合作，期望解决问题，怀抱着对合作的需要感，对联合国与世界问题要有建设性对待方法的需要感，来认真面对问题的杰出人士。

现在，安全理事会再度开会，讨论已经在冷酷、压迫的占领之下度过九年岁月的人民的不幸处境。就在今年一月，安全理事会曾开会讨论了当然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广泛而一般的中东问题。那一次的安全理事会因为一张否决票而毫无结果。现在，占领下的人民已经愤怒地站起来，对压迫的和难以忍受的情况提出抗议，向安全理事会表达了它在一月间没有把握住的迫切性。绝不能误把暴虐的现状当做稳定。凭武力控制的局势并非正常的局势。国际社会的一部分绝不能把军事占领状态当做没有爆炸性的可以接受的情况。爆炸已经发生了。占领下的西岸人民——耶路撒冷，希布伦，纳布卢斯，拉马拉等地的人民——已经造反了。他

们愤怒地站起来，手无寸铁、身无防护，以大无畏的勇气面对占领部队冷酷的武器。

许许多多为以色列种族主义辩护的人多年来所称道的，历史上最开明最仁慈的统治，如今已发生恐慌而抛掉一切伪装了。以色列在占领领土上那些精致的压迫伎俩已经迅速地一扫而空，代之而来的是最粗暴最露骨的残忍恶毒的手段，就连我们东道国的那些友好的新闻媒介也不能完全掩盖。我们有些人一直对国际的自满和对于爆炸性局势的无动于衷提出警告。我们有些人多年来一直警告说，容许中东的占领状态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而看不到它会转向暴力和爆炸是最危险最荒谬的事。怎么能够容许以色列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继续占领三倍于其本身面积和居住了一百多万阿拉伯人的土地？怎么能够容许以色列堵塞住每一条和平解决与和平撤出的道路？怎么能够容许以色列乘它占领的时刻，在它占领的领土上成日成夜地建立自己的殖民区，拼命移民，没收原来的居民的广大土地，剥削和榨取被占领区的经济，强迫西岸和加沙两地穷苦无告的阿拉伯人变成以色列工厂和建筑工程的廉价劳工，尤其是，怎么能够容许以色列把占领领土中最有历史意义和最宝贵的部分，耶路撒冷，公然并吞？尽管这一切都发生了，然而在冲突中，阿拉伯人提出的两项最自然最正当的要求——请以色列从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让以色列暴力的受害者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和实施自决——以色列始终强硬地拒绝。对这些正义和自然的要求，即使在有保证的正式和平情况下，以色列也不同意。阿拉伯方面一再地到安全理事会寻求纠正。巴勒斯坦人到安全理事会来了。甚至如此，以色列对安理会也不加理睬。以色列不花心思力气来纠正历史的错误，达成谅解，却缩进与联合国为敌的硬壳里，对它日益减少的友邦疑神疑鬼，对它的受害者仇恨敌视。难民营遭到不断地射击、轰炸。被占领领土上的人民眼看着他们自己的土地在经历可怕的变形，但缚在他们身上的套索却越来越紧。

被占领的耶路撒冷是遭受这种变形最激烈最痛苦的地方。这就无怪乎造反的火花首先在耶路撒冷爆发。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历史遗产中，最美丽最珍贵的部分就是耶路撒冷；它是无与伦比的。它并且是伊斯兰世界中深刻而超自然的统

一的象征。它代表了人类的兄弟情谊和共同的命运。耶路撒冷固然是千百年来继承它，保护它，居住在其中和四周的杰出人民的遗产，耶路撒冷在精神和象征上也是普遍性和多元性的。直到侵略的疯狂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出现以前，耶路撒冷一直象征着容忍，开放和永恒的精神价值。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九四八年的第一阶段入侵，把耶路撒冷分裂了。以色列一九六七年的第二阶段入侵，立即以武力并吞了耶路撒冷，并从它的实体上，文化和人口的特征上进行逐步有系统的肢解。远在一九六七年七月，这件事就已经提出来促请大会迫切注意，大会并通过了两项决议，呼吁以色列停止它改变这个被占领城市的特征和地位的一切措施与行动。后来，安全理事会又多次审议了由于以色列狂热措施造成的日益恶化的耶路撒冷局势，并通过了第252(1968)，267(1969)和298(1971)号决议。一九六九年九月当发生阿克萨清真寺纵火事件时甚至进行了一次特别辩论并通过了决议。

但是，尽管有了这些清楚明白的决议，以色列仍然继续它有系统地在实体上和人口上改变这个城市的特征，并把它置于以色列的侵略性宗教沙文主义之下。占领当局继续没收占领和并吞的旧城区内外的阿拉伯人土地和财产，以便在铲平的阿拉伯人区的废墟上建立新的犹太人区。到目前为止耶路撒冷被没收的阿拉伯人土地已超过二万杜兰姆。这在一个十分拥挤的小城里要算是一块很大的面积了。

一九七五年开始的时候，以色列的议会批准了要实施耶路撒冷大计划，这个计划要把约旦西岸全区百分之三十的面积并入耶路撒冷，以便其逐步吸收。这块区域包括九个镇和六十个村子，居民250,000人。

新的以色列人区的位置就是要在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区的废墟上建造起来，它及于全部的耶城阿拉伯人区。舒法特，贾巴勒·马沙里夫，海—马加尔巴，沙拉法特，拜特·哈尼纳，卡兰迪亚，图尔，纳比·塞缪尔，贾巴勒·穆卡比尔，苏尔·巴希尔——所有这些古阿拉伯名字和地区都很快不见了，面目全非。当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计划完成时，新区内将有35,000居屋单位，可容纳122,000名以色列犹太人的新居民住到阿拉伯人的土地上，根本地改变了这个城市的特征和结构。

他们还用了不同方式的压力来有系统地迁走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城市四周阿拉伯人的山丘也已抢过去了，这样就把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同被占领的其余约旦西岸土地上的同胞切断了。同时，被并吞的耶路撒冷的界限已向北，向东，向南扩大，包括了一大片西岸土地，包括了许多村镇在内。这些对圣城实体的，人口的和文化的结构的根本改变，旨在有系统地扼杀阿拉伯居民，并逐渐消灭该城的阿拉伯特征。

一不做，二不休，以色列已侵犯到伊斯兰的庙产——这是穆斯林基金和宗教财产——摧毁了许多庙产，清真寺和圣堂。最早的折毁目标之一就是穆斯林圣徒和英雄的历史性地区海·马加尔巴。沙拉夫区，它包括了六百项伊斯兰宗教财产与四座清真寺和许多独特的古迹，也都被占去了。“发掘”是在一种仇恨和挑衅的精神下，围绕着伊斯兰古迹，如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海伊特清真寺和乌马尔清真寺等地址的地底和四周进行的。不管所有的以色列人怎样保证和辩护，如果他们围绕着阿克萨清真寺这样继续坚持地“发掘”下去的话，他们一定会破坏地基，造成这座清真寺的崩毁。

以色列的这种态度并非偶然。它是同以色列国家对待在以色列占领下人民的文化财产和权利所采取的态度和政策正相符合的。这些人民的宗教地点是一无庇护的。他们的文化传统正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文化控制的障碍。阿克萨清真寺不仅在实体上遭到了侵犯，而且在日益地受到更根本的，更丑恶的侵犯。它的宗教尊严日益遭到破坏。

过去几年，它遭到越来越多的侵犯和亵渎。今年许多不良少年流氓集团公开地进入清真寺，竞相侵袭。他们在清真寺中大肆骚乱，横加冒渎，并向穆斯林信徒进行挑衅。以色列国内还有许多互相唱和的呼声，主张把清真寺分割，把一部分接收过去。另有人主张要毁灭掉这座清真寺。在这样疯狂和排外狂的气氛下，以色列一位法官今年一月裁定了，容许犹太人在阿克萨清真寺的庭院中举行宗教仪式，因此改变了惯例和传统，并替以后在伊斯兰圣地和文化财产中进行更鲁莽的侵犯找寻到辩护。

同类的事也在另一处发生。在希布伦城，占领当局触怒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和全世界有教养的人，因为他们横蛮地侵入哈拉姆·易卜拉希米圣堂。对清真寺的亵渎行为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穆斯林圣徒们在这座古老清真寺里祈祷也受到阻碍。公开叫公众祈祷——这在伊斯兰宗教的祈祷时间是很重要的——遭到禁止。在清真寺中为死者祈祷——这也是重要的宗教传统——也遭到以色列当局的禁止。清真寺内的家具和陈设被搬走了。犹太人在清真寺里举行他们的宴会和婚礼。当局对清真寺内的宗教教师和圣职人员动辄鞭打，侮辱拘禁。最后，以色列国防部长下令把整个清真寺区域分割成若干部分，其中较大的部分——包括了大部分的伊斯兰历史圣迹——被划成犹太人部分。而该区域的居民，他们的祖先建造了这座清真寺，数百年来在里面敬奉，现在只许使用一个进口。

在被占领区内除了发生宗教和文化的控制与掠夺以外，整个被占领领土上又同时进行着一项有系统的进程。从一九六七年占领以来，占领当局从事一项在占领土地上不同地方建立以色列殖民区的政策。以色列来源告诉我们，在这些阿拉伯地区中已经建立了六十个以上的殖民区。这些殖民区都是在阿拉伯人的住区中没收的土地上建立的。这些殖民区代表了一种悄悄的殖民化和民族替换——它是该地居民们无法逃避的可怕的民族命运。当新的殖民者仗着占领军的撑腰，去赶走那些世代代和平地居住在自己家园的人民时，每天都有摩擦和痛苦的抗议。

这种局势怎么能够维持宁静与安定呢？西岸的人民怎么能够保持缄默呢？如果国际社会瘫痪在大国为侵略者撑腰情势下，一无动静而不了了之，那么受害者却不能这样做。在被占领的圣地上爆发了反抗。耶路撒冷，拉马拉，比拉，纳布芦斯，哈里勒，伯利恒，杰里科和图勒卡姆都爆发了对占领的反抗。这些市镇的首长和议会议员已辞职了。阿拉伯青年们用石头和拳头对抗以色列的战车。西岸各城市普遍爆发了罢工。每天都有暴烈的街头冲突。以色列乞灵于各式各样的压迫伎俩。宵禁实施了。罢市的店主遭到威胁，毒打，逮捕，和强迫开市。学校儿童遭到占领部队的野蛮攻击。这真是一个沉痛悲惨又壮烈的场面。

对于被占领领土上发生的爆炸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吗？要是那里不发生爆炸才真是不自然，违反了生命和历史的逻辑呢。

自发的，大规模的反抗带给我们的信息是具有清楚的历史意义的。它告诉世界各国，外国占领的压迫和统治在今天世界的秩序中毫无地位。它告诉第三世界国家，世界人民反对外国控制的斗争是一体不可分的。它提醒了那些自鸣得意，为侵略者撑腰的大国：他们的政策有缺陷，他们的算盘打错了，他们没有历史意识。

这是一个沉痛的呼吁，呼吁国际的觉醒。以决定性的干预来停止这种痛苦，结束一个强国在大力支持之下，对一群生活在自己家园上的和平而赤手空拳的人民进行违反时代的毫无道理的军事控制。

这是一个来自圣地的人民向世界发出的勇敢而悲惨的信息，它告诉全世界，神圣宁静的耶路撒冷现在正遭受着肢解、亵渎、酷刑，而全世界瞠目以对，大国视若无睹。

这一次安全理事会不能无视于行动的迫切性了。如果说过去有些安理会理事国以技术性的理由来替不作行动找藉口，说安理会的行动会妨害它们的单边努力，那么这一次并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和主张。安全理事会必须立即行动，强调这个局势的紧急性和严重性。必须让世界舆论知道，并呼吁它们援助侵略的受害者。必须迫使以色列遵守有关占领国在占领区之行动的国际法原则。绝不容许以色列任何阴谋改变被占领土地，尤其是被占领的耶路撒冷的特征和地位的行动。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的措施也必须撤销。必须迫使以色列尊重被占领领土上居民的人权。

虽说这一切都是紧迫的，但安全理事会最重要的目标必须是以色列从它所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土上最后地，无可改变地撤走。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席位上就座发言。

阿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我发言之前，请让我首先向你阁下表示我多么高兴在你的领导下对这次的辩论出一份力量。我们相信，在非洲一个兄弟国家的儿子的明智主持下，这次辩论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今天安全理事会是在四个月还不到的时间内第四次面对以色列继续非法占领阿拉伯领土所引起的一个危险局势。其实，安理会在去年十一月将近结束时开会审议了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联合国观察员部队）在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任务期满的问题，并在其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第381(1975)号决议中把联合国观察员部队的任务再延长六个月，同时决定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再开会，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充分辩论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

由于以色列在决议通过后还不到四十八小时便对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一系列野蛮的空袭，以它来回答这个决议，因此安全理事会在十二月初再次开会讨论当时的局势，并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就一个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难民的侵略的决议草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是十三票多数赞成，一票反对，一票弃权；可是，尽管绝大多数理事国都投票赞成，但由于那唯一的一张反对票是一个常任理事国，即美国投的，所以那个决议草案没有通过。

安全理事会按原来的决定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再次开会。经过两个星期的认真和建设性的辩论，安理会再次受到同一理事国的阻挠，不能通过另一个获得广泛支持的把建立公正持久和平所需的一切基本因素都包含进去的公允平衡的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今天再次开会，紧急审议由于以色列的继续占领、扩张、兼并和为了改变耶路撒冷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人口组成和政治、文化及宗教地位而引起的严重局势。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提请世界大家庭注意由于西岸最近发生的许多事件而引起的危险局势，并于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对人民所受的苦难和伤亡表示关

切。 秘书长非常正确地指出，这些事件表明：必须立即加紧努力来寻求这个地区的公正持久和平

其实，几个星期来，被占领的西岸已经成为激烈的群众示威反对以色列占领者的场所。 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青年学生、工人、男人、妇女、甚至小孩，仅以绝不在外国压迫者面前屈膝的决心来面对以色列全副武装的士兵和伞兵。最近的反对以色列占领军的反抗怒潮是由下面的事情所引起的：耶路撒冷地方法院一月二十八日裁决——犹太人有权在阿克萨清真寺祈祷，同时以色列当局对西岸的非法犹太人移民持了暗中纵容的态度。

伯利恒、拉马拉、比拉、图勒卡尔姆、杰宁、纳布卢斯和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学生走上他们市镇和乡村的街头，抗议犹太复国主义者亵渎伊斯兰教徒的圣地，抗议犹太人移民到西岸。 他们在他们的学校、在建筑物上升起了巴勒斯坦人的旗帜，以石块掷击用催泪弹向他们攻击并用沉重的木棍和枪托殴打少年男女的以色列士兵。

以色列士兵攻进学校，把学生拉出来毒打一顿，然后逮捕他们。 更有甚者，在阿扎利亚村附近，犹太复国主义者竟向一群年青的阿拉伯示威者开枪；有三个阿拉伯青年受伤，其中一个是十一岁的小孩，被以色列士兵的子弹击中头部，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 成百上千的青年学生遭到毒打和逮捕。 拉马拉、比尔和哈尔豪尔等地实行宵禁。 纳布卢斯、比雷、拉马拉、比尔泽特、锡尔瓦德和西岸其他市镇的市长和市镇议会议员们不顾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威胁，都辞职不干，表示抗议。 以色列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威胁说：“如果公众秩序受到任何扰乱，以色列国防军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并毫不犹豫地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几个小时以后，以色列士兵便向阿拉伯青年学生们开枪。

可是，威胁那些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犯行径表示抗议的阿拉伯青年学生们的以色列人士并不止西蒙·佩雷斯一人。 正如我们今天早上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那里所听到的那样，几年前在哈利勒附近插入的正统犹太教徒殖民点基里亚特阿

尔巴的领袖莫舍·莱文杰教士，三月十七日在以色列的电视上教唆基里亚特阿尔巴的居民“开枪打死”哈利勒的阿拉伯人，因为“必须给这些阿拉伯人一个教训，使他们安分守己。”可是，西蒙·佩雷斯不认为莱文杰教士有开枪射击阿拉伯人的特权，后来在一次电视访问中提醒基里亚特阿尔巴的居民说：“只有授权的国家代表和国家保安部队才准开枪射击或下令开枪射击。”（犹太电讯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的第55号简报）

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犯伊斯兰教徒的宗教权利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也不限于最近发生的这次亵渎行为。一九四八年战争期间和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被他们占领的地区里毁坏了成百上千的清真寺和基督教堂。在一九六七年战争期间，以色列军队再一次炮轰并毁坏了耶路撒冷和其他占领区里许多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神圣场所。以色列军队在耶路撒冷旧城炸毁了135幢建筑和一所清真寺，以便在布拉克的前面腾出地方来建立一个广场。一九六七年以来，犹太复国主义当局一直侵犯哈利勒那个地方，哈拉姆易卜拉欣清真寺的伊斯兰教徒权利，只准伊斯兰教徒在星期五到那个清真寺进行祈祷。犹太复国主义者渐渐地把易卜拉欣清真寺的一大部分变成犹太教徒的集会所；他们的侵犯行为在一九七五年八月达到了顶点：以色列内阁在一项决定里提出了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到清真寺进行祈祷的新的安排；这就实际上分裂了哈斯杰德·哈比勒的神圣场所，改变了它的制度结构和宗教成规。

一九六七年以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就耶路撒冷和圣地的的问题各自通过了六项和四项决议。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在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纵火的罪恶事件发生之后，安全理事会在其第271(1969)号决议中，谴责以色列没有遵守安全理事会和大会过去有关耶路撒冷城的地位问题的各项决议，要求以色列严格遵守有关军事占领的第四个日内瓦公约的各项规定和国际法的各项原则。安全理事会在其第298(1971)号决议中重申这个要求并对以色列不尊重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决议表示惋惜。

正如犹太复国主义者自己的报刊所报道的，被占领的西岸的阿拉伯居民的起义蔓延到被占领的领土的一切市镇和乡村，形成一个广大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的人民革命的局面；这次起义不仅是以色列对阿克萨和其他伊斯兰教的神圣场所的亵渎行为所触发的，而且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阿拉伯土地上非法殖民和以色列对阿拉伯人民的压迫激起的。其实，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占领西岸、加沙地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九年之后，正在对阿拉伯居民进行非人道的镇压，并推行有系统的扩张和侵略政策。

只要回忆一下大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关于以色列侵害占领领土内居民人权措施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第3525(XXX)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就可以最好地概述以色列的一系列的侵犯行径。在那一段里，以色列的下列政策和措施受到特别的谴责：

- “(a) 兼并占领领土的若干部分；
- “(b) 在占领领土内设立以色列人殖民区，并将外籍居民移入占领领土；
- “(c) 毁坏并拆除阿拉伯人的房屋；
- “(d) 没收和征用占领领土内的阿拉伯财产和从事涉及一方为以色列当局、机构或国民，另一方为占领领土居民或机构的其他一切取得土地的交易；
- “(e) 把占领领土内的阿拉伯居民撤出、放逐、驱逐、流徙和迁移，并否认他们有回返的权利；
- “(f) 对阿拉伯居民实施大规模逮捕、行政拘留和虐待；
- “(g) 掠夺考古和文化财产；
- “(h) 干涉宗教自由、宗教礼拜以及家庭权利和风俗习惯；
- “(i) 非法开发占领领土的自然财富和资源并剥削其居民。”

在去年柏林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上，以色列律师费利西亚·兰格夫人在发言中描述了她这些年来在被占领领土里天天亲眼看到的事情。她说她希望清楚地声明，使恐怖制度化的政策是以色列占领者在一九六七年所占领的领土里推行的官方政策。”

兰格夫人接着说，一九六七年以来共有 27,000 巴勒斯坦人被监禁，现在有大约四千名仍然关在以色列的监牢里。她告诉世界妇女大会说：

“拆除房屋；没收财产；实行长时间的宵禁；围攻整个乡村——这些都是占领的特点。以色列在西岸没收的土地达一百五十万杜努姆以上（1 杜努姆等于 1000 方公尺），比西岸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加沙地带的三分之一还要多；成千上万的贝督因人横被赶离他们的土地。从他们那里强占去的土地，总面积达 100,000 杜努姆。……

“在阿拉伯的耶路撒冷，也可以看到占领者的同样的活动，没收城中和郊区阿拉伯人的土地 22,000 杜努姆，把成千上万一向在那儿居住和工作的阿拉伯人赶走。

“……在拆除了阿拉伯人的建筑物八百幢之后，围绕着耶路撒冷城建立了十个新的以色列住宅区，一直建到贝特贾拉赫镇和通向耶利哥城的公路。这就是当局所谓的‘围绕耶路撒冷的一个环’。人口组成的严重改变就是这个政策的结果；阿拉伯居民已由一九四八年的十四万人被迫减少到一九七四年的七万人。

“……在占领期间，有大约一万三千座房屋被毁坏，这个数目还不包括已经完全被摧毁的戈兰高地的房屋。在以色列军队一九六七年毁坏的亚勒恩、贝特努巴和阿里拉斯这三个安宁的乡村的废墟上，现在盛长着花儿。一位加拿大的投资者在那儿造了一个游乐中心。可是，花儿的下面，在土地的深处，我们可以听到被埋在这个废墟下的生命的呜咽。

“犹太移民者在这个时刻正在使被占领的领土殖民化。戈兰地区已有五十多个新的移民区，还有十八个在计划建立之中。在拉法附近，正在建立一个城市。”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袖们甚至不打算掩盖他们的图谋：篡夺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使圣城耶路撒冷以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其他神圣宗教场所犹太化。《纽约

时报》在四天前即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报道说，耶路撒冷市市长特迪·科勒克先生在一次广播访问中攻击“那些带领一群群的犹太青年到圣殿山进行祈祷的市议会右派议员”，不是因为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和非法的，而是因为这种行为在目前这样的具有爆炸性的局势里是不负责的。科勒克先生还说，以色列对整个耶路撒冷，包括“圣殿山”的主权是无可争辩的，这就是说，以色列现在要求对阿克萨清真寺拥有主权。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市长在结束访问时说：

“我们必须把有些事情留待后代和弥赛亚的降临。我们不需要在今天便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我们必须巩固我们已经取得的东西而不要招来对抗的行动。”

因此，事实很清楚：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们来说，问题只是时间和机会吧了！但是，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把阿拉伯领土殖民化、使其面目皆非并改变其人口组成和文化及政治地位这个有系统的政策的面前，难道国际大家庭必须仍旧束手端坐，默不作声吗？

当联合国宪章的每一项原则都被抹煞和践踏的时候，联合国闭上它的眼睛和耳朵到底要再闭多久呢？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不仅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而且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原则，特别是大会第3314 (XXIX)号决议关于侵略的定义，还是一种继续不断的侵略行为。上述决议确认：

“因侵入或攻击而造成的任何军事占领，不论时间如何短暂，……都构成侵略行为。”

即使没有压迫或各种镇压措施，军事占领本身就已经够坏了，因为它侵犯了被占领领土内人民的最基本的民族权利，也侮辱了他们的名誉和尊严。可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是特别残酷和丑恶的，因为不象其他军事占领的情况那样，它的目的是要连根拔去土著人民，用外籍移民者来代替他们，原因只在于这些外籍入侵者是犹太人。

在这非殖民化的时代，当一个种族主义殖民政权正在一块一块地吞噬阿拉伯领土并扩展着它的以种族和宗教歧视为唯一基础的实体的时候，联合国是不可以袖手旁观的。以色列消灭巴勒斯坦人民的阴谋绝不会得逞，犹太复国主义者迟早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因为这种存在正在通过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领领土内外的连续不断的英勇坚决的斗争非常强烈地表现出来。

以色列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有权以他们所能使用的一切手段来抗拒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他们的这项权利是合法的并为宪章和国际法的各项原则所承认。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撤出最后一寸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并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之前，是不可能和平和安宁的。

以色列向来蔑视世界大家庭，拒不遵守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犹太复国主义者抵制安全理事会前几次会议，断言战场是他们肯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相会的唯一地方。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者现在已经了解到，他们的缺席阻止不了安全理事会或国际大家庭的各成员达到这样的信念，即没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参加，中东问题是不可能获得解决的，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则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在这方面，令人确实感到遗憾的是，美国是唯一的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以程序问题为借口，继续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绝大多数理事国已经一再表示支持的基础上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巴勒斯坦人民的悲惨遭遇已经拖得太久了。在过去的二十九年期间，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不下二百四十四项决议；其中大部分由于以色列的顽固态度和它一直对联合国的蔑视而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根据宪章，安全理事会负有明确的责任，应当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来终止这一种族主义殖民局面；这种局面如果继续下去，势必会爆炸，因而威胁整个地区。必须迅速结束以色列对西岸、加沙地带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占领。中东在这三十年来所处的恶梦般的状况必须结束；以色列必须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

项有关决议。如果以色列一意蔑视联合国并维持它对阿拉伯领土的非法占领，那末，安全理事会就应当履行其根据宪章所负的责任，强迫以色列遵守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

巴勒斯坦人民一直不能行使他们自决的权利，这是他们的领土被武力霸占、他们被赶出家园和巴勒斯坦难民重返家园和收回财产的权利被抹煞所致使的。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如果它的领土由于受到侵略而处于外国占领的控制之下；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享受他的基本人权或参与决定其自己民族的命运和未来，如果那个人重返家园和收回财产的权利被抹煞。

因此，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执行和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是决不可少的。大会第 3236 (XXIX) 号决议，特别是它的执行部分第 1 和第 2 段，确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以及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和收回财产的权利；这项决议必须贯彻执行。

以色列一向的习惯是几乎什么东西都说，但就是一句不提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它从霸占的一切阿拉伯领土撤出去的必然性。我毫不怀疑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一会儿将会攻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它的理事国，因为它们把注意力转向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局势；按照这位代表的看法，占领区里的阿拉伯居民要为他们的占领者的仁慈和慷慨而感激涕零，他们的生活要比没有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的恩赐的同胞们好得很多。他何乐而不为呢？君不见《纽约时报》今天早上的社论把以色列对西岸的占领描写成“现代最宽厚的军事占领之一”吗？《纽约时报》虽然在另一方面理所当然地要求结束以色列的十年军事占领，却不知道任何军事占领都不是宽厚的，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型的移民的种族主义殖民化更谈不到。当然啦，如果所讲的这些领土是美国领土的一部分，那末《纽约时报》的观点就会大为不同了。

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结束以色列对占领领土阿拉伯人民的人

权和民族权利的侵犯。为了确保终止以色列对阿拉伯居民的持续的侵犯和对他们所采取的镇压措施，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以色列占领军从西岸、加沙地带和其他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全部撤走。

被占领领土的阿拉伯男人、妇女、少年、少女、学生、工人和青年满怀希望注视着安全理事会，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同现代历史上最残酷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侵略的战争机器和尖端武器对抗。安全理事会有责任而且也有权力响应他们要求解放、民族独立和自决的呼吁。

最后，我愿引用我一个星期前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的权利委员会上所作的发言。我在那时说过：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保证致力于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首先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的取得和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全部解放。阿萨德总统曾于去年十月重申，叙利亚决不接受在叙利亚战线上的任何行动，除非在巴勒斯坦战线上也有一模一样的行动。叙利亚是遵守这个承诺的。”（A/AC.183/L.8，英文本第13页）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我隐约猜想到，在这次讨论的过程中，我在说话的时候不能完全和安理会的若干理事国、尤其是阿拉伯同事们同心合意。因此，我尤其要在开始说话的时候，本着与阿拉伯同事们同心合意的精神，和大家一道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令我感到遗憾的是这种精神是极不常见的现象。

我还要对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表示欢迎，他的丰富而卓越的经历将使他能够代表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而且在这个世界组织里担任民主制度的主要维护者。

一直使我困惑不解的是，叙利亚大使总喜欢把他本国政权所作的坏事推到别人头上。有一次我在一本新出的杂志上读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使我想起了这一点故事说：

“有一个西非人，在他本国于一九六〇年独立之前，被派到法国外交部受训。他在一个宴会上遇见了一个阿拉伯外交官。那个阿拉伯人来自当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北部，明确地说，是从大马士革来的。他告诉西非人说，他的国家应当当心犹太人。这个西非人说他从来没有遇见任何犹太人。他问犹太人是什么样子。阿拉伯人解释说‘他们这些人到你们国家来，操纵你们的商业，进而控制财政，一点好处都不让当地人分享，并且把他们的收益送回本国。’西非人回答说：‘啊，对不起，在我国我们把这些叫做叙利亚人。’”

这位大使对各个圣地的关心，使我很感动。一九六九年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呢？当时贝鲁特《人民日报》说：

“整个回教世界没有人会忘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四日，那一天，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坦克侵入大马士革的大马马雅德清真寺，开炮射击祈祷的人。在那一天，有两百个祈祷的人被杀害。大清真寺关闭了好几天，以便清洗染满死者鲜血的墙壁、围墙、屋顶、和圣坛。”

这种枯燥无味、徒劳无益的讨论是以谎话为根据，参加讨论的理事国又显然缺乏热诚，我一想到这种讨论，真是说不出话来。已故的温斯顿·邱吉尔爵士在野的时候，有一次指责当时在任的首相把最悠久的英国国会变成一个公共厕所。我不能避免的印象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至少已经把本组织变成这样一个公共厕所。世界在着火，战争威胁到若干地区，非洲的问题是重大而紧要的，但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想召开会议来挑起阿拉伯内哄的时候，整个联合国就乖乖地开会，而且不得不停止讨论影响世界和平的问题，来满足巴解组织政治要求。它想开会，就开会；它不想开会，就不开会。

我到现在才有机会评论这个新奇古怪违反常规的办法，准许这个组织出席会议，它既不是国家，又不自称是一个国家，可是所享权利却和赋予会员国权利平等。这个行为严重地违犯了联合国的宪章，因为宪章明文规定只允许国家，不论会员国或非会员国，或者个人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宪章中没有任何地方规定准许一个组织出席会议，何况同会员国享有平等的权利。安全理事会对这件事的决定，被塔夫茨大学的格罗斯教授等许多国际法学家指责为公然破坏联合国的宪章。就在几个星期以前，美国前任助理国务卿，现任阿斯彭研究所国际事务方案主任哈兰·克利夫兰先生著述评论这个问题说：“安全理事会决定让一个非政府组织在理事会议席就座，这并不是一个‘程序问题’；这更象是非法篡改宪章。”你们种下百般弊害的祸根。将来会有各种不满意而起来反抗的运动，在平素专门在国际上搬弄种种是非的人怂恿之下，表示反对在座许多代表的权力。我热心等着观赏这些代表在那时候玩弄的法律把戏。不错，百般弊害的祸根已经种下，遗憾的是，本组织将来要为这种道德衰微权术至上的榜样，付出代价。在座有一个所谓解放运动的代表，世界上只有这个解放运动的领袖不充分信任他们自称要解放的人民，所以不同这些人民住在一起。

埃及总统在过去几星期曾经公开声明他是怎么看待这些人。他在沙特阿拉伯

的《乌卡兹报》上表示“我仅仅希望巴勒斯坦人不要再装腔作势而讲一次老实话……”。事实上，他们今天不能在埃及的任何公共场所露面。他们虽然坐在这里，但是如果进入约旦，就性命难保，更不用说在那里开口讲话或搞活动。叙利亚政府非常恰当地对他们作最紧密的控制，并且正积极地要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变成叙利亚控制下的一个组织。萨达特总统在上述一次访问中说，他们提名自己的人选祖海尔·穆赛恩来取代阿拉法特先生。据萨达特总统先生说，这个人是汽车惯窃。他们可以在黎巴嫩自由活动，我们都知道有什么灾难悲惨的后果。这进一步说明本组织对黎巴嫩惨剧是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

的确，这个情形是完全矛盾的。我们严肃地坐在这个会堂里，其中有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国家，讨论的是根据恶意的谣言提出的一项控告，浪费我们的时间，同时，我们的邻国黎巴嫩正发生一次恐怖的惨剧，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解体了，一百万基督徒的生命岌岌可危。我们面临着人类痛苦、宗教镇压和政治意义上一个巨大的惨剧，而几乎一年来，安全理事会并不觉得应当着手应付这个不幸的惨剧。

主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提出了一个程序问题。我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安理会今天下午开会讨论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S/Agenda/1894 号文件所列的项目。这个议程上说：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请求审议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最近发展所引起的严重局势。”

我刚才听到的一次发言谈的却是黎巴嫩所发生的事情。这是议程上所没有的。所以，主席先生，我可不可以请你注意使发言的人只就议程上所载项目发言。

主席：我请联合王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我们在这项辩论中已经听到五次发言，这些发言，不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都不能说是支持以色列的。谨认为以色列代表团有权以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话，发表意见。

主席：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特尔齐先生：我并没有要求不准许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发言。主席先生，我向你提出的要求只是发言应以议程项目的范围为限。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不是讨论北爱尔兰、我们不是讨论黎巴嫩的情况；我们讨论的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境内对我们同胞采取的措施所引起的严重情况。

主席：我们现在继续讨论。我请以色列代表继续发言。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这种情况所反映的国际上冷嘲热讽、伪善、卑鄙下流的情况，难道应该不受限制继续下去吗？根据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所发布的数字，有12,000人在黎巴嫩被杀——附带提一下，比以色列在五次战争中死亡的总人数还多——有40,000人受伤残废，大约有40,000人直接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贝鲁特百分之十到二十的房屋和周围环境受到毁坏或损坏。这些都是比较低估的数字。

无论是什么数字，我们看到是——我们在以色列看得太清楚了，因为基督教难民逃到我国来避难——一个恐怖的发展，这个发展可能升级成为人类一次浩劫。可是，安全理事会有什么行动呢？什么也没有。你们的沉默就象基督教会的沉默一样，使人灰心失望，因为基督教会顾到利害关系，不敢作声，虽然教徒们面临被人赶尽杀绝的威胁，它还是继续沉思默想。可是，你们却有时间来辩论一项控诉，而这项控诉，大家都知道是恶意凭空捏造出来的，主要是以若干少年被人煽动进行示威为理由。在示威期间，有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因为这件事以色列当局已逮捕一名以色列士兵，罪名是未奉命令擅自开枪，并于上星期五向法庭起诉。示威情形，等一会我再说明。现在有人对以色列充满着偏激疯狂的仇恨，开始逼得联合国几乎无法顾虑世界上任何其他事情，当然，即使如此，纵然不为别的理由，单单为了顾全体面，在玩弄低劣权术时，也应该有点分寸。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事件是以色列法院待审的事件。因此，在现阶段提出这个问题，使人集中注意到已经发生的一种最严重的情况，这种情况必然会迅速损害到本组织在世界上仅存的一点地位。根据权力分开的原则，行政部门不能控制司法部门，这是所有民主国家都适用的一项原则，事实上也是联合国系统的一部分。在联合国里，它所表现出来或应该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是：一个国家的行为受到指责时，一定会联想到两件事。一个是联合国公正无私的概念；另一个是在公正无私的气氛之下适当听询被控一方的理由。

许多年来，特别是过去五年来，联合国实际上已经忘记了这两个观念。公正听询的概念已经被人忘记，取而代之的一个概念是认为联合国一身兼任检察官和法官。

在目前这个辩论中，指控的罪名是捏造出来的，而且我还没有机会陈述理由，判词就已经拟好了。其实老早就假定，无论我说什么，都是毫无关系的。

这次会议就是我所要讲的话是最好的证明。大家宁愿相信捏造的罪名，不愿相信以色列国的话。

依照自然法的原则，应该假定以色列国代表会出席会议，在这个议席上解释以色列政府方面的证词。换句话说，照理应当假定本组织会听取控诉、会听取以色列的答辩，会审理案情，然后作出决定。但是没有，这些原则都被忘记了。三天以前，在星期五，安理会的理事收到了一项决议草案，一项判词，当时他们已经彼此讨论过一个判词。三天以前，在星期五，巴基斯坦代表和他的利比亚同事要求紧急召开这次会议，提出对以色列的控诉，拟出了一个决议草案来预断这个问题，并同在座许多代表讨论了这项决议草案，这项判词。这是令人不能相信的，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在我所代表的一种社会里，这是一种令人憎恶的程序，会被人立即拒绝。你们还没有听取双方的意见，尤其是你们——或者你们大多数——都明知这项控诉只不过是混帐透顶的谎话，就拟订出一项决议草案，一项判词，这是伪装遵守本组织今天所背弃的各项原则，也是我们必须谴责的一种程序。这真是

“艾丽斯梦游奇境”的情况。“‘让陪审团考虑作出‘国王说……‘不，不’，红桃皇后说‘先判罪，然后再裁决’”。

如果刘易斯·卡罗尔今天还活着的话，他大可不必费神杜撰一个奇境，来寄托这个矛盾的故事，只要让艾丽斯在这座大厦里随处走走。只要戴一颗“大卫王之星”，就会到处听见那凶横的喊声：“砍掉她的头”。

联合国不能了解这些自然法律的基本原则在真正民主国家国内的运用情形，由此可见它也不能了解同样这些原则在国际舞台上的运用情形。

让我谈一谈巴基斯坦代表和利比亚代表写给你的一封控诉信。这封信里也提到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二日沙特阿拉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这封信说：“地方法院的裁决认为犹太人有权在阿克萨清真寺祷告”（S/12012，附件，第1页）。我再再说一遍：“在阿克萨清真寺祷告”。这项控诉是谎话，是混帐透顶的谎话，为了政治的目的，想用阴谋诡计来煽动宗教的感情。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的鲁思·奥尔法官并没有作出这样的裁决。令人不能相信的是，安理会尽可以用种种办法来澄清事实，却乖乖听人唤召，来开会审议耶路撒冷地方法院从来没有作出的一项裁决。我再再说一遍，从来没有作出的裁决。

让我来澄清事实；这些事实毕竟是有关的。

主席先生，在你的准许之下，我要分发给安理会各理事国一份圣殿山地区的地图。

耶路撒冷的圣殿山——第一个和第二个圣殿的所在地——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在伊斯兰教里，圣殿山叫作哈拉姆夏里夫，而阿克萨清真寺则列在麦加和麦地拉之后，为回教第三个重要的圣地。

这个地区包括阿克萨清寺和圆顶寺——奥马尔清真寺——和一个大的露天庭院，圆顶寺里有一块大石，据犹太人传说，亚伯拉罕在这块大石上准备把他的儿子伊萨克当作祭献。自从公元七十年第二个圣殿毁坏之后，圣殿山西边的支墙有一部分

仍然是完整的，叫作西墙或哭墙。因为哭墙靠圣殿中至圣所的西墙，据犹太人传说，神灵永远不离开至圣所，所以哭墙是犹太宗教和民族意识和传统上最神圣的地方。

在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七年约旦占领期间，犹太人不准到哭墙去祷告，这是违反约旦和以色列在一九四九年签订的停战协定的规定。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约旦部队在当时处于分裂状态的耶路撒冷城，向以色列发动攻击，因此发生“六日战争”，结果，除了别的以外，造成耶路撒冷城的重新统一。

同月，以色列政府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制订了保护圣地法5272-1967号，规定保证信仰各教人士都可以无限制地进入个别圣地。这项法律的有关条款如下：

“1. 保护圣地不受亵渎及任何其他侵害，并防止有任何事情足以侵害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士进入他们视为神圣的地方的自由，或侵害他们对这些圣地的感情。

“2. (A) 如有一人亵渎圣地或以其他方式侵害圣地的人，应处徒刑七年。

(B) 如有一人在行为上可能侵害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士进入他们视为神圣的地方的自由，或侵害他们对这些圣地的感情，应处徒刑五年。

“3. 本法律只应增加而不减损任何其他法律的效力。

“4. 宗教事务部长负责执行本法律，经与有关各种宗教的代表协商，或经此种代表建议，并经司法部长同意，可就执行本法律任何有关的事项，制订规章。

“5. 本法律于以色列国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到今天为止，以色列政府始终没有发布关于犹太教徒在圣殿山祷告的规章，以

免伤害回教人民的感情，并防止两个宗教团体之间的不和。

因此，以色列面临着一种矛盾的情况，犹太人不但不行使他们固有的权利，以色列政府甚至把那些企图到圣殿山去祷告的人逮捕送审。

自从耶路撒冷在一九六七年统一之后，以色列人某些团体发动了一个公开合法的运动，目的是使犹太人获准在圣殿山上祷告。一九六八年，以色列最高法院驳回这项请求。最高法院法官威特康在宣判时说：

“这个情况是独一无二的，我怀疑在我国人民的历史上或在世界其他地方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圣殿山的情况是非常微妙的，可能危及两族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充分考虑受理原告的申请会有什么影响，那就愚蠢之极了。事实上，在这一点，我们已经到了我们法律管辖权的极限。如果我们不考虑一般政治和安全的情况，就是对面前的问题没有周详的考虑。政府为了本身的利益，应该根据这种考虑来行动。这个问题的真正范围远超过了申请人所划的狭窄界限。有关的考虑远比可以向法院提出的任何考虑为广泛。因此，我相信没有理由进行司法干预”。

去年，有几个犹太人要在圣殿山的露天庭院里祷告，——我强调指出：在露天庭院里——被负责保护圣地的伊斯兰捐赠基金局指派的回教警卫赶走。还对他们提出控诉。你们可以在图上看到事件确实发生的地点。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耶路撒冷的地方法院法官鲁思·奥尔审理了案件并讯问了证人之后，总结认为，事件发生的时候，没有回教徒在场，祷告是在庭院的空地上进行，距离悲门大约50公尺，距离任何清真寺都很远。她因此宣布被告无罪，理由是所提控告是引据1936年的刑法典，而这个事件并不构成刑法典所称妨害公共治安的案件。

一九七六年二月九日，耶路撒冷地方检察官根据一些理由上诉——上诉书5/70号——其中一项理由是被告的行动是蓄意计划的，目的在破坏和平，因此，他们应负刑事责任；还有一个理由是地方法院受到种种无关的考虑所影响。

这个案件，不论在那一方面，都与阿克萨清真寺无关。法官在判词里始终没有提到阿克萨或任何其他清真寺。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九日，警察部长希洛莫·希莱尔宣布警方将服从最高法院的裁决，并将逮捕任何企图在圣殿山祷告的犹太人。三天以前，宗教部长易兹哈克·拉斐尔还在以色列广播电台宣布不准犹太人在圣殿山祷告。

昨天，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最高法院法官贝伦森就鲁道夫·科恩对警察的案件——高等法院第99/76号案件——作出裁决，驳回申请人的请求，不发出预定生效令要求解释为什么以色列警察不让他在圣殿山祷告。贝伦森法官代表法院作出裁决说，在警察认为有扰乱公共秩序的危险时，法院不干预警察的处理权。

这一次，最高法院确认它对我先前提到的高等法院1968年第222/68号案件所作的裁决。

这就是今天的情况。

同时，以色列政府自一九六七年以来一直维持的现状，并没有改变，在这种现况下，以色列政府不允许犹太人在圣殿山祷告，除了负责圣殿山地区的回教警察之外，以色列警察、犹太人、回教徒和基督徒都阻止这种祷告发生。

我很容易了解巴基斯坦、利比亚和沙特阿拉伯代表大概不能了解法院不受行政部门控制的情况。我知道有一种情况是他们不能了解的，就是以色列法院不听命于任何其他机构，包括以色列政府在内，更不用说这个组织。我并不以为他们会有更深刻的了解。他们可以从哪里得到更深刻的了解呢？但是，在这里，你们看到了一个清楚的情况，就是回教徒在这方面的利益正受到以色列政府的保护。那么，为什么要攻击以色列政府保护回教徒的利益？这是为了政治上的原因，宁可相信这种捏造的控诉，而不愿相信以色列的话，企图破坏耶路撒冷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和谐和圆满的共处，因为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世界的模范。这是由某些阿拉伯回教国家在勒索和逼压的情况下进行的，和全世界上千百万回教徒的信仰和信念是不相容的。

我所代表的国家里，百分之十的人民是回教徒。我谨借此机会，代表我们回教人民，呼吁回教国家把它们的注意力转到沙特阿拉伯和约旦，它们多年以来一直阻止以色列的回教徒实行朝圣的教律，去麦加朝圣，这是伊斯兰教的五项基本教律之一。事实上，应当指出十九年来——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七年——约旦明令禁止以色列的回教徒进入耶路撒冷圣殿山的清真寺。一直到一九六七年这个城市重新统一之后，以色列的回教徒才获准进入。我重申借此机会，呼吁世界上各回教国家感动他们的阿拉伯同胞，来支持以色列的回教人民。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二日沙特阿拉伯常驻代表给秘书长的信无非是连篇谎话，其不确、不实的程度，比传说有人在阿克萨清真寺祷告的神话，毫不逊色。

例如，那封信中提到以色列每日发行的《晚报》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刊载的一篇文章，其中引述已故的以色列犹太教会领袖谈到在哈拉姆夏里夫庭院重建圣殿的一段话。我这里有这篇文章的影印本。就是这个。我自认为希伯来文程度相当不错。如果谁能在这篇文章里找到这一段话，我将非常感激；我真的找不到。

这件事情，以及这里整个控诉程序，都是根据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诬告以色列法院做过一项裁决，这显然是有计划企图以欺世骗人的手段来刺激全世界回教徒的感情，挑起种族、宗教和人类最卑劣的仇恨，因此极为不幸，否则倒是滑稽得很。

既然我在讨论沙特阿拉伯的一份文件，我还带着沙特阿拉伯的另外一份文献，这个文献最能透露这方面的真相。我说的是沙特阿拉伯王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所发表的一份文件，其中有这么一张地图，地图上没有以色列国——大概这是痴心妄想——波斯湾变成阿拉伯湾——也许这又是痴心妄想。

以色列被控告企图把“教育方案和课程以色列化”，使阿拉伯土著人民背弃他们的历史、文明和文化。这是说谎。与事实恰好相反。耶路撒冷所有的阿拉伯学校只教授约旦教育部所规定的课程，但教会学校除外，与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七年约旦统治时期的情况不同，它们现在可以自由制定本校的课程。

我应该附带提到一件有趣的事。在西岸大约有5000名阿拉伯的教师，他们只教约旦的课程；约旦政府把他们当作约旦的公务员，而他们的薪水不但由以色列政府付，也由约旦政府付。

有人说到有一些措施是打算强迫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离开自己家园和财产，这种指控纯属虚构。所有从耶路撒冷的旧城中被迁移的阿拉伯人都是那些在一九四八年战后在犹太区占用了犹太人的家园的人。他们照理应当将财产还给合法的原主，而这些人其实都获得补偿，从而帮助他们寻找新的住所。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二日的同一封信中也谈到西岸大规模的逮捕，关于这一点我们听到在我前面发言的代表动人的言词。让我把事实整个的真相说出来。我们谈的是上一月在西岸总共逮捕了48个人。

最后，我们要谈所谓“压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传统和机构”的一派胡言。这根本就是恶意的胡说，任何人肯化工夫到耶路撒冷走一趟就可看到实际情况。过去几年中该城内各种信仰的宗教生活得到惊人的发扬光大，是前所未有的。

要描绘出这个辩论毫无根据的现成材料大概莫过于约旦代表所发表的有关易卜拉希米清真寺的言论了，不但歪曲了事实也歪曲了历史。我们所指的是在希布伦城的始祖之墓，犹太人称之为默克派拉洞。默克派拉是犹太人的圣地，其中放置了犹太始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们各自的妻室撒拉、利贝加、利亚的墓碑。这个事实为约旦的代表很轻易地就忽略了。

有些代表或许对圣经不太熟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是犹太人，是犹太人的始祖。关于亚伯拉罕获得土地和墓碑的故事在创世纪第二十三章有记载。

约旦政府对它管辖下的各处圣地所作所为的记录不容许它在这问题上有任何道义立场可言。约旦当局是不准犹太人到希布伦的默克派拉洞或始祖之墓去的。以

色列对所有圣地所定的最高指导原则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保证所有不同信仰的人自由出入圣地，并保证每一宗教的教徒举行礼拜时享有安宁环境。这个原则也适用于默克派拉洞，该圣地的圣洁是严格遵守的。回教的瓦克夫——回教中的管理人——对该洞的责任包括保存洞的钥匙，开关洞门和修护工作等，从来没有在任何方面受到减损。

祈祷的回教徒的正常活动从来没有受到干涉，对公开召唤祈祷的活动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受到阻挠。有人说回教中为死者所作的祈祷受到禁止或限制，这种指控是不符事实的，葬礼继续在以撒和利贝加大厅中举行。唯一的改变是，回教徒参加葬礼的行列离开洞时须从西南门出去，以免影响在亚伯拉罕和撒拉堂祈祷的犹太教信徒的情绪。

洞中回教的宗教教师及工作人员没有在任何方面受到侵犯。相反的，他们一直受到应有的尊敬；他们得到执行任务时需要的一切帮助。

以色列对于处理一切信仰的圣地的经过是引为自豪的。以色列的政策将继续严格遵守基本原则，使任何信仰的教徒为祈祷和崇拜可以自由出入一切圣地。

圣地每天有数百甚至数千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所以这种指控是显然不实的，显然又是一次胡言乱语的伎俩，但是其含意是极恶毒的，目的在煽动数百万对事实不了解的人。这只不过又是一个例子，体现我们在本组织中被拖到多低的水平，这都是那些很快取得控制将本组织变成一个显示无法控制的仇恨和不可协调的分裂的中心的人造成的。

关于所指文件中的没有根据的指控就讲到这里。我不准备一点一点地反驳所有说过的话。安理会理事国可以根据已经证实不确的控诉类推对其余的指控作出结论。

我们听到了约旦和埃及代表的发言。十九年来约旦人控制西岸、埃及人控制加沙地带。十九年来他们有权去做所有它们要以色列今天去做的事。为什么它们以前没有做呢？难道一九四八到一九六七年之间西岸和加沙地带没有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吗？我这些问题是问那些刚才在讨论这个问题的代表。

有十九年时间两个阿拉伯国家本身有权力去如此做。它们为什么不做？为什么在十九年的过程中约旦西岸连一个地方上的中央行政机构都没有设立，而埃及也没有在加沙地带设立这样的机构？为什么在一九六七年以前的十九年中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没有在今天以色列管理的领土上达到他们在以色列管理下所达到的对他们自己事务的控制？

让我们看看在约旦统治时的西岸情况我引述一节那时期的一项文件：

“一九六六年一月约旦当局逮捕了3200人。四月它在西岸逮捕了2000人。五月，东耶路撒冷、希布伦、和拉马拉发生群众示威。警察施用武力，关闭学校，并逮捕了数百人。七月，纳布卢斯发生骚乱与群众示威。约旦警察使用催泪弹，12人受伤，250人被捕。十一月又有骚动，警察和军队同平民之间发生一连串激烈的冲突，造成无数伤亡。十一月二十一日，拉马拉地区商店和商业罢工。当局叫来军队干涉并使用坦克。约旦当局又下戒严令，关闭所有学校。从十一月到十二月，同样的事件发生在大多数城镇。十一月二十四日，约旦军队再次使用坦克和催泪弹。示威者二十名被杀，许多受伤。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警察与约旦军队用武力镇压了一个商业大罢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纳布卢斯的人民起义，街道上架起路障。约旦军队不得不包围该城，以武力镇压反抗。”

主席先生和安理会的理事国，假如各位有兴趣多知道一点，我建议大家去读胡

笙国王传记中的“胡笙对巴勒斯坦人民，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二年”那一章。

为什么巴解主要的作战都是针对阿拉伯各国政府和阿拉伯当局的呢？如一九七〇年所谓黑色九月对约旦哈希米德王国的，今年巴解不是破坏黎巴嫩的一个主要因素吗？

现在来谈谈关于西岸的骚乱情况。西岸的事件是一些年青人示威造成的。年青人受了虚假宣传的刺激如对阿克萨清真寺祈祷所编的故事，他们愤而投掷石子与暴动。住在西岸的大部分人民与这些事件无关；今天我坐在此地，大约为数70000的阿拉伯人照常从以色列管理的领土到以色列来工作。

今天以色列管理西岸和加沙地带。有些代表无疑会注意到，加沙地带是一片宁静，没有任何形式的骚乱，而所发生的事件都在西岸。其中的原因是，以色列在它管理的领土上实行开明自由的政策，西岸定于四月十二日以自由秘密投票方式举行选举。

西岸的情况的本质既然如此，这些选举很可能是第一次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问题作出一次有力的表示。由于巴解在性质上是一个以俄式步枪的枪口与谋杀者的子弹来统治的恐怖组织的集团、它不可能容许自由和秘密投票。这不是它的领导人获得他们地位所用的方法。因此他们象四年前一样，在选举的前夕刺激舆论，教唆煽动感情来阻挡选举。他们恐怕选举的结果可能使他们受窘、或者会产生新的、负责任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领袖。以前他们破坏选举没有成功，这次他们也不会成功。

一月十二日，巴解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上已对这种选举发动了攻击。这就是这些骚乱的幕后活动，也是为什么它们只发生在西岸而不在加沙地带的的原因。

这就是那个组织悍然企图扰乱有秩序的选举，防止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产生另一

个集团。另一个集团可能为和平的进展带来希望。以色列政府对于阻止该破坏组织将混乱带到西岸的这种政策将不会动摇。我向安理会保证，他们如果要想在西岸重复一次一九七〇年九月的所谓“黑色九月”血腥日子里企图在约旦做的，或者妄想重复一次在黎巴嫩的悲剧中所完成的他们决不会成功的。

几周前埃及总统说他不知道这些捣乱分子要的是什么。虽然约旦代表在此地以那种感人的热情来支持他们，这些捣乱份子是无法在约旦公开出现的，即将成为叙利亚政策的工具。以色列政府不会容许他们用恶毒的阴谋来反对中东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问题的建设性的解决途径，我们也不会容许他们以任何行式来达到毁灭以色列国家的目标。这一点一定要彻头彻尾地搞清楚。

我想到了现在世界各国应该开始认识到阿拉伯在今日世界中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具有破坏性的。黎巴嫩的危机使这个情势变得很突出。一个阿拉伯国家弄得纷争迭起，但是阿拉伯世界中的阿拉伯联盟和阿拉伯首脑却完全无能为力，因为阿拉伯世界一直是分裂的，不团结的，互不协调的。对全世界来说，今天在黎巴嫩所发生的情况应该是了解所谓阿拉伯统一问题的一个客观教训。难道现在还不是全世界不再昧于宣传而面对事实的时候吗？请看今日的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人在黎巴嫩屠杀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在阿曼屠杀阿拉伯人，阿拉伯人面对阿拉伯人在撒哈拉的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边境排起战争。近年来阿拉伯人与阿拉伯人在也门也打了长长的五年血战。就在几年前，巴解企图毁灭约旦哈希米德王国，阿拉伯人在阿曼的街道上彼此打得你死我活。这几天，成千上万的埃及阿拉伯人被阿拉伯人自利比亚驱逐出境。但是，这并不是他们历史面貌中仅有的否定面。除了彼此毁灭之外，他们甚至不能容忍自己地区中的任何其他份子。

任何人不能够忽视回教徒的阿拉伯人对中东各种文化背景的集团所抱的态度。请看伊拉克境内的叙利亚基督徒的命运和埃及境内哥普特教徒等的命运。任何人

只要想到库尔德人在伊拉克所面临的冷酷的命运。在苏丹南部，几十万黑人被屠杀被虐待。于是我们曾经看到，现在实际是亲眼见到一大行动，以期在黎巴嫩根除基督教社会，一并实现亚西尔·阿拉法特发了誓的目标。他去年在利比亚的一篇演讲中说，“在那区域中除了阿拉伯人的存在之外不能有别人的存在。”除此之外，八十万以上居住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不得不先后离开。

一九四七年，犹太人社区接受了联合国将原来的巴勒斯坦分成二国，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家时，阿拉伯国家拒绝此项决定，反而试图以武力来摧毁刚诞生的以色列国。约旦军队在后来的战争中夺取了耶路撒冷的东半部，和历史性的围有城墙的旧城，其中有基督徒、犹太教徒、和回教徒奉为神圣的宗教神殿。

直到一九六七年为止，耶路撒冷十九年来一直是一个由铁丝网和丑恶的城墙分成两半的城市。十九年来约旦统治东半城的情况纪录是蓄意亵渎圣地，完全忽视规定自由进出宗教圣地的国际协定。

这个记录指出世代虔诚保藏的神圣卷轴和册籍遭到抢劫或烧成灰烬；犹太教堂被夷为平地或改为充满粪堆，垃圾和尸体的鸡房和马厩。这个记录是成千的墓碑被掘起来充作公共厕所和兵营的建筑材料；坟墓掘开，残骸露天散置，是在可怜的遗骨上筑起一条沥青马路直通一个建在神圣的橄榄山顶极不调合的新旅馆。

一九四九年约旦与以色列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第八条规定“自由进出圣地及文化机构和自由使用在橄榄山上的犹太墓地。”约旦政府从来就没有遵守过这条规定。数世纪以来犹太人第一次被完全禁止进入耶路撒冷的旧城和它的圣地。他们无法进入橄榄山的墓地或者进入斯哥朴斯山上他们的文化机构。一九六七年六月之前，这些机构的活动都处于停顿状态。约旦也禁止住在以色列的回教徒到东耶路撒冷的伊斯兰的圣地去朝圣。

约旦政府并不满足于将城分成两部以及禁止任何以色列人，不论是犹太教或回

教徒，到它用武力并吞的地方去。它并开始系统地消除城中的所有犹太遗迹。犹太区变成废墟。五十个犹太教教堂，有的是伟大的古迹，不是被毁就是被亵。没有被毁的犹太教堂被约旦人用来做厕所，马厩和鸡棚。数千年来被犹太人引为圣地的橄榄山墓地中，50,000墓碑中有38,000被掘出来，从而铺路，建围墙和装厕所。我自己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发现我祖父母及曾祖父母在橄榄山上的坟墓被亵，墓碑被毁。

十九年来耶路撒冷被铁丝网和水泥墙切成两区。一九六七年五月时我们今天谈到的圣殿山变成了约旦国民警卫队的营房。

在约旦政府占领东耶路撒冷的期间，禁止犹太人进入该区，并着手将该城阿拉伯化，消除任何犹太的标记；同时也采取了对付基督徒居民的行动。

一九五八年，安曼国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圣墓堂兄弟会的所有成员必须取得约旦国国籍。自从第五世纪起，圣墓堂兄弟会的会员就一律是希腊人。

一九六五年约旦通过法律取消基督教机构在耶路撒冷城内或其附近购买土地的权利，借以限制他们的发展。

一九六六年，基督教的学校被迫在每礼拜五回教的安息日停课；基督教的教育受到局限，以前基督教宗教机构所享的特权也被取消。

这种邪恶的亵渎行动不断地对付犹太人认为神圣的地方的，在这整个时期中世界各国始终保持缄默。当犹太教堂被烧毁，犹太人的坟墓被污损，犹太人的圣地被封闭时，安全理事会没有开会。其实，如考虑到本组织的讨论的特色就是对我们作片面的歧视，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只能重复我的那位杰出的前任在本组织中说过的话：

“当约旦在疯狂的仇恨中毁灭了旧城中古老的犹太教堂时，我没有听到全人类任何震惊的表示。”

这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对大会说的话。他继续说：

“二十年来，约旦一直禁止出入所有圣地中最老和最受尊敬的西墙，联合国中没有一个机构表示任何震惊。橄榄山上的墓碑挖出来用作非宗教建筑物的墙壁时，也没有任何震惊的表示。”（A/PV. 1550，英文本第100段）

耶路撒冷城是一个具有特征城。它是三大宗教数百万信徒认为不可侵犯的圣城。其中神圣的神殿和传统是整个人类的遗产。就是因为耶路撒冷的特征。使得所有对它有关的考虑难以限制在一定的范畴内：人口问题和都市问题，文化的和法律问题，历史和宗教问题，艺术和经济上问题，地方和国际问题，所有这些方面的考虑错综交织与耶路撒冷城有关。

历史上耶路撒冷经历了许多统治者。但是只有对犹太人而言它是在我们土地上的国家的首都。在所有其他的时代中它是一个由外国人统治的省城。今天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是与该城有最长久而没有间断的历史关系的居民。在异国统治下犹太人与耶路撒冷联系的史实是不懈的奋斗，为了保持犹太人在其中生存，永远不让这种联系中断。

约旦政府摧毁了旧城古老的犹太区，即使是观光身份的犹太人也禁止出入，因而他们不能到我所指的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去礼拜，今天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对它所有的国民，犹太人，回教徒，基督教徒，以及来自所有国家的不同信仰的人都是公开的。甚至对那些声称是以色列的敌人也是公开的。到今天，世界各国数以百万计的观光人士，包括来自敌对的阿拉伯国家的旅客，曾访问了耶路

撒冷，他们享受到出入的自由和在各自的圣地礼拜的自由。

但是耶路撒冷并不仅仅是集各种圣地之大成。它是一个城市，一个有生命的活的个体，一个熙熙攘攘从事各种商业的人类社会。住在此地的有215,500以上的犹太人，61,600个回教徒，11,500个各种宗派的基督徒，包括亚美尼亚、科普特，东正教，拉丁教，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等。对所有这些人，耶路撒冷是一个他们生活、工作、成家和受教育的城市。在耶路撒冷人民的生活中可以看到独特的和共同的深深地结合在一起，其中不同社区之间所达到的和谐程度和平共处的境界是耶路撒冷有史以来见到的第一次。

鉴于耶路撒冷的重要性是特殊的，全球性的，全世界各地的许多杰出人物自动和自愿应邀对该城的将来特性问题提出意见。七年前，市长特迪·科勒克决定把这个想法予以具体化，他邀请了70位左右大部分是非犹太人的国际人士来参加作为耶路撒冷委员会的成员。这是一个关于美化和重建该城的世界性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在一九六九年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在一九七三年的六月举行。让我节录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的报告：

“在这个磨擦激烈，互不相容的世界中，耶路撒冷尊重并鼓励信教和结社的自由，前往圣地和神殿的充分自由，深切地尊重全市市民的文化和历史遗产，进一步来说，也就是全人类的文化和历史遗产。最近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的利用恐怖行为或扰乱治安来破坏和平的企图，不应该使这座城市的克尽职守的监护人背离或停止其促使各教派间日益合作的一贯政策和措施。

“委员会承认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到处看到新学校在兴建，位置适中，而且为所有种族和宗教集团服务。委员会特别赞扬耶路撒冷教育制度所采取的做法，即允许基督教和回教学校让它们的学生选择课程，使它们有机会日后选择在以色列大学或是在阿拉伯国家的大学继续他们的学业。”

“委员会觉得必须表示这样的信念：耶路撒冷是，而且应当保持为一个团结的城市，是一个合乎人道的世界性城市。委员会认为，目前负责管理这个城市的当局体现他们了解自己所负的责任不仅是为该市居民的最佳利益服务，而且也是为全人类的最佳利益服务。

“最后，委员会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和所有国际组织认清他们的责任，协助从事规划和执行重建和发展耶路撒冷这个世界性城市的人，对这项重要的工作表示更大的关切并提供支援。”

最后，在过去二千年之中，耶路撒冷从来就没有见过象今天这样开明的行政当局，如此忠于促进各社区间彼此容忍及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些社区组成了这个独特、不朽、美丽的城市中各色人种镶嵌的图案。我们犹太先贤曾说，“世界有十大美丽的事物；其中九种属于耶路撒冷。”

在市长科勒克充满活力和想象力的领导下，这座城市成了一个美丽的地方，在其中文化，宗教，和艺术的交流使得耶路撒冷有一种不寻常的特色。我应该顺便提到，该市长在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所获得的选票超过任何阿拉伯市长在该区所获的。自从大卫王的时代将该城建成我国的首都之后，它就一直是犹太人生命，希望，和愿望的中心。几千年来犹太人每日三次祈祷，我们将欢乐地回到那耶路撒冷城。”几千年来，犹太人一再响应着《诗篇》中的誓语，“耶路撒冷阿，我若忘记你，我的右手会失去作用。”

关于我们留驻在耶路撒冷的事情我不用提出任何借口。我不必说任何道歉的话。我们是根据权利留在那里的。这是圣经赋予的神圣权利，这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牺牲，我们的祈祷，和我们的渴望所奉为至高的权利。我们缔造了唯一开明的行政机构，给予所有信徒充分崇拜的自由，这是该城第一次体验到的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因此此项权利也因而获得加强和应验。

可能除了中国之外，在所有在此出席的国家首都存在之前，耶路撒冷已经是犹太民族的首都。在成群的野兽徘徊于当今世界上伟大的首都时，以色列的先知们已在耶路撒冷的街头漫步，向人类第一次昭示他们在人道原则上的不朽名言。当今日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文明还是原始社会时，以色列的法官已经在根据历史上最进步和开明的法典之一去主持正义了。

我们为耶路撒冷和它所代表的一切感到自豪。我们对于我们在首都受到另外两个大宗教的付托而感到自豪。我们为我们在历史面前执行这个付托的方式感到自豪。这个方式是公开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的。

拿今日的耶路撒冷这一个令人鼓舞的典范作我们的例子，让我们不要被那些鼓吹仇恨和歧视的人——他们将谩骂变成了本组织的日常用语——来转变我们在中东继续走向和平的道路。愿犹太人的祈祷，回教徒的祈祷，和教堂中的钟声响遍耶路撒冷雄伟的山头、一起为这和平之城的和平而祈祷。

主席：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南斯拉夫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彼德里奇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我很高兴有机会祝贺你担任三月份的安全理事会主席，并担任贝宁大使，贝宁是一个友好的非洲不结盟国家，和我国一样，也援助和支持为争取自由独立而战斗的民族和解放运动。

我们也欢迎斯克兰顿先生到这里来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新职，我们希望和他多多合作。

最近以色列占领军在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和其他占领的领土上的侵略和压迫行动是针对住在这些土地上的巴勒斯坦居民的，目的是要大大地改变他们的人口结构。以色列占领者企图在这些领土上引进的有关人口、行政以及在经济和宗教范围内的改变，是以色列短视而无助的兼并主义政策的延续。联合国的以色列侵害占领领土内居民人权措施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的报告都证明，由于以色列通过其在西奈、戈兰高地以及约旦河西岸成立殖民区，通过不断加紧大规模镇压和拘捕，行政拘留与军法审判，通过迫害知识分子，集体惩罚，摧毁房舍，关闭商店及强迫居民迁移；通过不尊重当地居民的宗教感情以及通过非法榨取占领领土的自然资源等手段来进行延长占领及并吞政策的结果，使得当地居民的状况不断恶化。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但蓄意毁灭库奈特拉的那一幕仍然新鲜地印在我们的心坎上，成为前车之鉴。

以色列最近的镇压行动再度显示出以色列在中东的真正但却也是短视的目标。这些目标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大多数人都谴责的。与所有的侵略者和压迫者一样，以色列也曾企图将它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出现，说成是在达成和平之前确保其自身的安全，它在这些领土的使命是什么“为了该地区人民的利益”或者什么目的在于“保持和平与秩序，对占领领土上的人民是有利的”。事实正好相反。以色列的心意是要吞并这些领土；是想在承认它的掠夺的条件下，把“和平”强加于人。在过去所有的殖民国家和战胜国家都利用了“文化使命”和“为居民利益而维持和平与秩序”这些观念，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过被占领滋味的国家仍然能清楚地记得这类宣传。

当前的局势再度显示，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应采取紧急行动迫使以色列撤出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并按照承认并确定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的大会决议，使这些权利得以实现。唯有如此，才能为该地区所有国家与人民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与安全。

对以色列和所有国家来说，到现在应该很清楚的是，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公正地解决，如果不能充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独立与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国家和让那些被迫离开家园而希望回去的人回归家园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多年来已经成为尖锐和最危险的国际危机的焦点的地区就无法获得和平与解决。以色列应该知道，没有一种力量能够用任何破坏人口或文化上的民族性格，奴役或强迫放逐或使人民经常处于恐怖与恐惧状态的方法，来消灭巴勒斯坦人民，使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消失。巴勒斯坦人民已经非常有力而持久地证明了他们希望获得自由及建立祖国的愿望，在为达到这些目的而战斗的时候，他们是不惜任何牺牲的，又任何愿意为捍卫其生存、自由、尊严、独立和与世界各地民族处于平等地位而付出最大牺牲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以色列应该知道，占领和兼并他人的领土绝不能作为和平的基础。为了以色列的最高利益着想，它应该放弃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这也是它自身安全的一个基本条件，因为众所周知，凡是奴役他人的民族，自己就不可能有自由。

我们觉得现在应该请那些一向站在以色列一边的国家注意，如果以色列坚持它在占领领土上的专横行为，如果不作出认真努力在以色列撤出自一九六七年以来侵占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和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平，那么它们就将对所有可能发生的后果担负重大责任。

我们不能同意那种忽视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我们不能宽恕抵制审议这个问题的企图，把这个问题撇在一边或把它看成与建立中东和平的努力关系不大的企图。难道大家还不清楚，这样的态度对于巩固到目前为止所已达成的初步和局部结果是没有帮助的，正如我们深信，虚情假意地妄图通过已证明完全无效的程序性或某些其他架构来达成巴勒斯坦问题的虚幻解决，是行不通的。

对这个具体例子，安全理事会必须谴责以色列最近在占领领土上对当地平民采取的行动。此外，安全理事会应当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其占领军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平民的压迫，停止大规模拘捕，戒严，行政拘留和军法审判，停止压迫知识分子，集体惩罚，毁坏房舍，迫迁居民，关闭商店和商业场所等行为。此外，安全理事会也应谴责以色列在占领领土上建立居民点的政策。安理会应将这类行为宣布为非法，并订立一个期限，要求以色列无条件撤出这些居民点，并赔偿占领领土居民因此而受到的损害。

但安理会不应仅以做到这一点为满足。在安理会一月份举行辩论期间，显现了许多积极的因素和趋向。不幸地，以色列采取了它一贯的顽强态度，抵制安全理事会的那次辩论，同时安全理事会的积极行动也因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而受到阻挠。

目前在耶路撒冷和整个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事态证明了在那个真正骚乱地区的真实的事态发展，是不能等待任何人的战术和政治策略或时间表的，也不能等待那些认为什么事情都要比真正地解决实际问题更为重要的利益集团的。如果中东危机和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给了我们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必定会导致战争。所有的因素——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必须紧急地共同协力，劝使以色列停止阻碍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基础上谋求这个问题的迅速解决。在这一方面，前述被否决了的安全理事会不结盟理事国的决议的原则，对这些问题的完满解决，仍然可说是一种有价值的贡献。

阿洪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利比亚和巴基斯坦代表要求你召开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的理由，在载于S/12017号文件的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我们给你的信中已经有解释。

虽然最近几天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件不能和全盘局势分开或隔离起来看，但我们现在并没有意思要安理会再重新探讨最近关于中东和巴勒斯

坦问题的辩论。如果以色列已经不再占领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如果中东已经建立了和平，那里也就不会有冲突发生。

我国代表团仍然相信，在安理会一月份会议中提出的草案——很可惜不能得到常任理事国的一致支持——所载的原则，提供了足可在保护和恢复有关人民和当事各方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上解决问题的基本和互相有关连的因素，必要的商谈可以也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基本问题在于普遍确认并迅速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国代表团深信，在那项决议草案所载原则的基础上，可以达成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现在已经是朝着这个目标作出决定性努力的时机。

在安理会再讨论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时，我们一定会重新回到这些问题上去。

我们今天的问题比较更为具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已经报道了在当地行政官的一道命令允许犹太人在阿克萨清真寺的殿堂里祈祷后，在约旦河西岸，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态。我说，这不是“可恶的谎言”，也不是妄图激起宗教感情，而是一个事实，因为正如以色列代表自己说的，清真寺位于他所称的圣殿山和我们称作哈拉姆谢里夫的地方，该处不但有清真寺的寺院，而且还包括了一个露天的大广场，露天广场在回教中也是祈祷场所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是全世界六亿回教徒都崇敬的一个清真寺。对回教徒来说，这是世界上三个最神圣的地方之一，他们在阿克萨不受干扰、不受侵犯地祈祷已有一千四百年。信仰任何宗教的头脑清醒的人都能理解这种对以色列行政官的命令的不满。

我现在要讲到行政官的命令和最高法院的决定。以色列代表在谈到巴基斯坦代表是否能了解以色列适用的司法程序时，表示很不屑，这位代表自己是个将军，但我相信在他的工作人员中一定有律师，这些律师只要愿意，就可以研究我国的现行法律程序和法律，我相信他们会告诉他我是能了解一国的法律是如何施行的。

既然如此，以色列最高法院否决行政官命令的决定，尽管来得很迟，就其本身来说，仍是一件好事。但正如今天早上一位发言者所说，这些事情是不能任由以色列占领区的法官来裁决的，裁决的好坏，那又是另一回事。

激起宗教情绪的举动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当作是偏狭、傲慢或愚蠢的行为。可是我们所关心的并不只是或主要是目前局势的宗教方面，而是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以及其他占领领土上的驻留和意向的更大的问题。如果要使中东有和平，以色列就必须撤出它在一九六七年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最重要的是必须撤出所占领的耶路撒冷，恢复那里已有七百年之久的阿拉伯主权。

耶路撒冷确实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它激起世界各地人民的感情和情绪。但不能以情绪、感情或审美的理由将它划给以色列。对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回教——的信徒来说，它是一个圣洁的城市。不用说，每一种宗教的信徒都必须能随时并在任何情况下进入他们所崇敬的圣地，这是在任何和平解决的办法中都必须加以规定的。

然而，由于它的特殊地位，由于以色列宣告要兼并它所占领的那部分城市，并已为此目的采取了各种行动和措施来改变其人口和文化特性，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认为有必要通过决议和决定来特别处理耶路撒冷问题。早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以色列军队进城一个月后——大会就吁请以色列撤消它已采取的措施，停止采取任何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行动。十天之后，在另一项决议中，大会痛惜以色列没有执行前述决议，并再次向以色列呼吁。

随后，安全理事会重申以武力征服方式获得领土是不能允许的，并呼吁以色列当局停止并撤消那些已经采取的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措施，同时还痛惜并强烈谴责所有这类措施。第298(1971)号决议执行部分第三段：

“以最明白确定的语气申明以色列所采变更耶路撒冷市地位的一切立法与行政行动，包括土地及财产的征用，人口的迁移及意在并合占领地区的立法等，均一概完全无效，．．．”

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是无异议通过的，并且如所周知，按照《宪章》第二十五条是对所有会员国有约束力的。可是以色列却一贯地无视这些决议，并继续以各种

公开或暗中的方式，不仅要改变耶路撒冷，而且也要改变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其他城市的法律地位和其他特征。总之，以色列一直在想使占领成为吞并。

我们今天早上听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详细地告诉我们，这类行动对占领领土的居民有些什么影响。当地居民眼看到他们的土地被征用，在他们的地区强迫建立犹太殖民区，认为这是当年联合国决定在巴勒斯坦的部分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之后，他们被迫迁离家园的情景的重演，这当然是无足惊奇的。

以色列代表对目前在约旦河西岸和该地的一些城市发生的危机，加以嘲笑。他把暴动看作是一群青少年的示威。他认为安全理事会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是很滑稽的。占领领土居民的惊恐与极度愤怒的反应，可以从以色列必须在几乎所有约旦河西岸的主要城市和耶路撒冷宣布戒严这一点看出，又耶路撒冷——用一个新闻记者的话来说，不是这个代表团的“可恶的谎言”，而是不能算不同情以色列的每日新闻的报导——“到处都是以色列的伞兵”。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又应该做些什么呢？我已经说过，安理会已经通过了若干特别与耶路撒冷问题有关的决议，但这些决议仍然被忽视，在我们刚才听了以色列代表所讲的话之后，实在更有必要提醒当事各方，这些决议仍然是有效的。

可是我们不能以此为满足，也不能把问题局限于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必须从大处来观看在耶路撒冷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今天早上纽约时报的社论指出：

“这些事件的真正意义是显示了以色列对一百万心存反感的巴勒斯坦人的长期军事统治就象是一个定时炸弹，到头来，这对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一样是一种反常而不得人心的政治现象。”——在我看来，这还是说得委婉了一点。（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纽约时报）

我国代表团相信，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要求以色列结束十年来的军事占领，使这个定期炸弹不再爆炸——我还是用了纽约时报的话。除非并直至以色列撤出一九六七年以来所占领的全部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圣城在内，否则中东和平不会恢

复。除非承认并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否则不会有公正、可行、和持久的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不管用什么方法或途径来达到这些目的，都必须承认，现在就须开始朝着那个方向行进，并必须加速进行谈判。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加强和平的展望，尽管我们今天听到许多怨恨的、情绪激动的话，但和平的展望是存在的。如果不这么作，那么战争的威胁必然与时俱增。目前的动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警告信号。

主席：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看到一个贝宁子弟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着实感到高兴，因为不久以前，他的国家还只是非洲的一个殖民领土。二十多年前，我们少数几个人发动把自决原则制订成为一项正式的权利，最后并且成功地使这项基本的权利明白载入两项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中。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因此，主席先生，那些从前的非洲领土，包括你的国家在内，现在变成了具有主权的联合国会员国，我们应该为此向你，也向我们自己祝贺。

我愿借这个机会欢迎新来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他不是别人，就是威廉·沃伦·斯克兰顿先生，在他到本组织来以前，我们就已听说他是一位明智、冷静、镇定自若、家世很好的绅士。我仍然记得几年前他访问中东以后所作报告的摘要。斯克兰顿先生那时所作建议的大意是，美国应该采取一项比较不偏不倚的中东政策，不一定要支持一个国家多些，支持其他的国家少些。当斯克兰顿先生访问完毕回到美国后，又进一步说明：

“我们关心以色列和以色列的安全，但是，重要的是应该向中东和全世界人民指出，我们也关心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指出这些国家中间也有我们的朋友。”

我将在稍后的发言中详细阐述斯克兰顿先生的声明。主席先生，假如你刚好很忙，我会请求——因为看到我周围的这种气氛——明天让我继续发言，但是不要以为我今晚所谈的只是我发言的一小部分。

但是现在我不能不提一下那次使我们的好朋友和同事雅科夫·马立克大使及其好妻子受伤的汽车意外事件。虽然我是拥护君主制度的，而我相信马立克先生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我们有时会发现我们在各自政府的政策上意见截然相反，但这并没有阻止我们两人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培养私人间的友好关系，尽管沙特阿拉伯与苏联之间没有所谓的缓和存在。可是，共有的人性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这种人性也应把各种意识形态的人民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关系不应该是假的，谢谢上帝，我们的关系从来不假。我愿请我的好朋友，坐在苏联席位上的理

查德·奥文尼科夫先生，转达我的祝愿，愿马立克先生和夫人早日康复，希望不久能看到马立克先生回到我们中间来继续他的工作。

现在我回到整个问题的主题。 我不想一一举述一九六七年或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事件——或一一举述一九二二年的事件，当时我还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那一年我们才发觉从前的那些殖民国家把我们置于它们的委任统治之下，这种委任统治只是伪装的殖民主义。

以色列代表说大卫王建立了全体犹太人的第一个都城。 这是真的。 但我想请他看一本已故的哈佛大学旧约教授罗伯特·法佛尔先生写的书。 我相信那本书会给他一些启示。 为了提出历史的事实，我将根据记忆说一下该书一部分的大意。

赫佐格先生提到大卫王是一位先知。 当然大卫王是犹太人的先知，他是所罗门王的儿子。 但是我想追溯到大卫王以前的约书亚时代，当时我们的犹太人——也就是闪米特族犹太人，不是塔塔尔族犹太人——从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西部，即今日的伊拉克西部来到迦南这块土地上。 耶路撒冷——即乌鲁·萨利姆，阿拉伯文称为乌鲁·沙利姆——早在约书亚直捣耶利哥攻下耶路撒冷以前2,500年就已经由阿拉伯半岛来的人民定居。 那是一个迦南人的城市，而迦南人与我们的犹太人都来自你们称为是阿拉伯半岛西北部的地方。

赫佐格先生说什么沙特阿拉伯代表的信中有谎话。 他不敢提巴鲁迪的名字，因为人人都知道巴鲁迪从不说谎的；巴鲁迪可能会犯错，假如错了，他愿意接受更正，但他是不会说谎的。 我很可怜赫佐格先生，因为我相信他这个犹太人已经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洗了脑。

赫佐格先生说到一位叫做亚伯拉罕的犹太人。 亚伯拉罕是居住在迦勒底称为乌的地方的一位族长。 “犹太”这个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雅各时才有的，当时雅各与他的几个儿子迁居到了迦南这块土地。 全部故事都记在《创世纪》里面。 雅各的第四个儿子叫犹大，这就是“犹太”一词的起源。

我且说一下，供以色列代表团参考——我看到以色列代表团有一位成员在座；我不知道为什么赫佐格先生不能留下来与我当面对质，当然，他有权爱离开就离开。这些人民当时被称为“哈比鲁”。“希伯来”一词就是从这个词来的，这个词的意思是用驴子而不是用骆驼来运送他们的作物或货物的人民。有些人认为这个词源自古代的闪米特语“哈巴拉”，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亚伯拉罕是一位族长。他的妻子不只是一个，而是好多、好多个妻子，这是古代族长的习俗。也就是说，他有许多妻妾。妾也生子；许多妾生了许多子女。这就是美国所谓的“按习惯法的婚姻”。而亚伯拉罕的许多妻妾是迦南人，与耶稣的祖先阿拉米人有血统关系。

赫佐格先生认为他可以骗谁呢？他来自爱尔兰，也许来自波兰，或来自亚洲北部的塔塔尔。他们才是这位赫佐格先生的祖先。他对我们这个地区一无所知。我们的犹太人与我们之间没有争吵。他们讲阿拉伯话，吃同样的食物，崇拜同样的神。唯一的不同便是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拿撒勒的耶稣。他们认为他是一位假的救世主。他们还在等待他们的救世主；这是他们的权利。

那么，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从那里开始的呢？从我们的犹太人中间产生的吗？不是的，我极不愿意对我们的秘书长说这样的话，但它是在维也纳开始的。西奥多·赫兹尔先生是匈牙利籍人。奥匈帝国真是一个好联邦。他们把一切帝国都分割了，譬如奥托曼帝国，看看他们把我们搅成什么样子。赫兹尔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一家维也纳报纸派他到巴黎去报导德雷菲斯案件。我不必提醒在座各位关于上世纪末在巴黎发生的事情，当时德雷菲斯先被送到魔鬼岛去，然后又被带了回来。

赫兹尔认为犹太人在欧洲无法生活，他们应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我研究过赫兹尔先生的家族，找不出任何有关他的男的祖先的资料。关于他的女的祖先，我一无所知。当然，犹太人很注重母亲，认为母亲是婚姻关系中的重要一方。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犹太人娶了一位非犹太人时，家里好象在办丧事似的，因为他们

把母亲看得很重要。 这是他们的权利；他们有权遵守自己的仪式。

不管怎样，赫兹尔极可能是一个塔塔尔人，他的思想在塔塔尔人中找到了信徒。他在巴黎写下了《犹太国》一书。 假如你到了巴黎的圣荣耀街，向左转走到里茨旅馆后面的那条街，你会看到一块牌匾——最少我想它还会在那里；我是约在三十年前看到的——牌上说这就是赫兹尔写书的地方。 赫兹尔说犹太人应该有他们自己的家园；否则他们将受到迫害。 有些犹太人在欧洲受到迫害，这是事实。 但是基督教徒也迫害过基督教徒，这种事即使在新教产生以前就发生了。 宗教法庭又是怎么一回事？那是一个宗教不容忍的时代。 我这样说对基督教徒是很公平的。

为了替犹太人找个家园，他们想到过乌干达；他们想到过阿根廷。 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与法国还进行过谈判，要把马达加斯加作为欧洲犹太人的避难所，不管为了什么理由，希特勒不要他们。 这是他的事。 他自杀死了。 我们现在不谈希特勒的历史。 我们不要扯开话题。

总归一句，谁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呢？他们是在第八世纪时转信犹太教的东欧犹太人和中欧犹太人。 他们那时住在今天的俄国南部，一度称为比萨拉比亚的地方。 后来，回教与基督教——拜占庭与回教——之间在第八世纪时起了冲突，他们说：“让我们来个缓和”——就好象今天基辛格与苏联搞缓和一样。 他们说，“现在让我们暂时不要打仗，而且为了不破坏势力的均衡起见，我们既不使这些部族成为基督教徒，也不成为回教徒。”——这些部族是在第一世纪时定居于今日的俄国南部地方的异教徒。 因此他们被教化为信仰犹太教。 他们的祖先从来没有看到过巴勒斯坦这块土地。

这些都是事实；这不是巴鲁迪捏造事实，他不会象我们的同事赫佐格先生那种作风。 你们都知道一九一七年当英国和法国正在吃败仗时发生的事情：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时把这个美国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伍德罗·威尔逊先生——一九四三年我在普林斯顿担任一年讲学时，我对他的政绩作过研究——象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父亲或叔父一样，是相信孤立主义的。 由于鲍尔弗看出第一

次世界大战没有什么胜利的迹象：当时德国人看起来比英国人更会打仗，所以犹太复国主义者便把这个国家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鲍尔弗宣言》就在那时产生出来。

我为什么重提这些呢？是要告诉你们事情的根源。那些塔塔尔人，也就是那些产生这种思想的改变宗教信仰的犹太人，即使从精神方面来说，他们对巴勒斯坦不能提出任何所有权的要求。那不是我们的那些犹太人的思想。我们尊重精神的犹太复国主义。锡安山据说是埋葬大卫王的一座山。所以他们拥护的是你们所称的领土的犹太复国主义——即不是以精神、而是以领土为基础的犹太复国主义。奇怪的是，罗马人在公元七十年摧毁了圣堂之后，许多犹太人变成了基督教徒，你们都知道即使是圣保罗也是犹太人，而他却成为基督教最伟大的使徒之一。圣彼得又是谁呢？他们都是犹太人——或都是阿拉米人；他们彼此有亲属关系——同属闪米特民族——但是那些第八世纪时转信犹太教的塔塔尔犹太人的祖先从来没有觊觎过巴勒斯坦。因此，阿巴·埃本先生本人在议席的那头每次说到，“上帝给了我们巴勒斯坦”，我就要说：“什么时候上帝经营起地产生意来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把他的地契和印记给我们看看。”

再说你们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毕竟事情是一九四七年后发生的——上帝什么时候给你们代办人授权书，要你们把一块有人居住的土地送给了从东欧和中欧来的塔塔尔人，他们的祖先也从来没有看中过巴勒斯坦。这一切埃本都没有提到。

好吧，那么基督教又是怎么回事？全世界有十亿基督教徒；有七亿回教徒。耶路撒冷对回教徒来说是神圣的，这一点，假如不能超过犹太人，至少也跟他们一样。教皇厄本二世在一〇八七年企图发动第一次宗教战争，后来又组织了另外四次宗教战争。他都失败了。我们回教国家——我们阿拉伯人——曾以哈里发的统治企图主宰非阿拉伯人的回教徒。我们失败了，因为人民要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习俗、自己的传统——是对是错，我不知道。

现在轮到塔塔尔人想用一个崇高的宗教，即犹太教，来作为达到政治和经济目

的的动机。他们将遭到失败，我为他们感到惋惜。这是走向失败的开端；他们看不到不祥的预兆。他们在我们之中唯一能生存的途径便是自己调整，从而适应当地的环境。他们无法与一亿二千万阿拉伯人和七亿回教徒作对。我怎么知道的呢？我刚好是回教大会的主席，我知道回教世界的情况。当你提到“巴勒斯坦”一词的时候，不论对错，他们决不会接受置耶路撒冷于犹太人宗主权之下的这种念头。我们不对他们的是非曲直下断论。

而那些塔塔尔犹太人又用了犹太教——我重复一遍——又用了犹太教作为达到政治和经济目的的动机；他们说：“上帝给了我们巴勒斯坦，你们基督徒的新约是从旧约中衍生出来的”——因为耶稣说过：“我不是来改变事务的，而是来完成从前就已存在的事务。”

我是研究比较宗教的，特别研究我们地区的宗教。那是一个伪造的事实。这不是那些欧洲殖民主义者，不论是犹太人或非犹太人，第一次捏造事实。你们难道不知道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是怎么形容德国人的吗？他们说德国人拿比利时人的婴儿当早餐，把比利时人的婴儿抛到空中用刺刀来刺。我在英国时，有人告诉我，英国外交大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还要就所谓“战争宣传”的事向德国人道歉。所以不要相信每一件事情。

这位先生可能已经洗了脑。我不是说他说谎，我也不象他，谈到“说谎”的事。我以为我们在上次会议中就已经结束了这种指责。那些我们的那位“教授”在座：我喜欢他；他人不坏，他用过“滔天大谎”之类的字眼。你们都知道我在指谁，我指的是莫伊尼汉。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对这种事务是不习惯的。假如有人当众骂你说谎，你会打他。把一个事物说成“滔天大谎”和“恶劣的”或某些其他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接受这种事情。在这里出席的共有144个国家。他们也许会发生误会，但是赫佐格先生必定是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些什么。

难道我们阿拉伯世界要同意把巴勒斯坦人分散到世界各处去吗？为什么？巴勒斯坦人是在我们这个地区内的。别想他们是阿拉伯人。我们的美国朋友在这里

是怎么对待红印第安人的呢？假如有一些红印第安人跑来说他们在曼哈顿有一座圣山——譬如说默里坡是一座圣山——我的好朋友斯克兰顿州长，你们会把它还给他们吗？我不以为你会这样做。你太好了，所以他们把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地方以你的名字为名。你现在不会把它还给印第安人的。而这些人却要说“……因为2000年前我们就在那里”。

我作过研究。以色列和犹太呆在那里只有几百年。迦南人在我们自己的犹太人，即东方犹太人，拿下耶路撒冷以前就已经在那里有2500年之久了。那时称作乌鲁·萨利姆。萨利姆的意思是和平——和平之土。它被犹太人、基督教徒和回教徒视为圣地。为什么1600万左右的犹太人要为耶路撒冷拥有宗主权，或者为了这个理由而拥有巴勒斯坦的宗主权呢。是因为他们的宗教吗？

世界上有三个崇拜独神的宗教。假如我们使用所谓的民主的尺度，那么大多数都应该在那里。为什么他们应该在那里。他们在那里没有地位。我为他们感到抱憾。他们也是人，没有什么错。我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一视同仁。他们都是欧洲殖民主义者。不过这是过去的事。

在中世纪时，通常的动机是宗教；然后波旁王朝来临，教皇的封臣都独立了；然后动机变为民族主义，特别是当法国革命以后；然后动机属于思想体系——而各位代表可以看到我们的共产党朋友，姑隐其名，有的时候彼此攻讦起来是多么的激烈。动机，这已成过去；你不能利用宗教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动机。

难道这位先生是想告诉我他对那条能说会道的蛇深信不疑吗，这条蛇把一个苹果送给伊甸园的夏娃让她再给亚当。那也没错，因为那个时代我们是以部落为生的。所以必需要有寓言和神话。假如谁研究圣经，旧约和新约，他会发现都是寓言形式的诗文。

许多天真的基督教徒，不论在这里或在别处，都是原教旨主义者，我很尊敬他们。我尊敬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死守教文，但是“文字杀人”。他们相信一切。谁能告诉我，挪亚把公的、母的动物收容到方舟里去的时候，他有没有显微

镜在手呢？这一切都记述在圣经里边。在那里有许多小动物他无法看出是公的或是母的。那时他们没有显微镜，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今天二十世纪，还是有一些人对圣经中的每一个字深信不疑。这是一种教训，意义也就在此。你要谈宗教；但是宗教已经形式化，民主也是形式化了。

让我们来看看事实的真相。巴鲁迪是按照他所知道的事实告诉你。不要倒退回去说“上帝给了我们巴勒斯坦”。我们说那些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行为与种族主义者不相上下，他们表示反对。我们的英国朋友在丧失他们的帝国以前也是这样的。我在一九二〇年代和一九三〇年代里是和他们一起生活的。那时他们非常傲慢，目空一切。现在帝国没有了，他们变得很可爱。他们那时自以为盎格鲁撒克逊是最优秀的种族。要是我们当时知道多好。我那时不知道还有凯尔特人。他们是征服者威廉的首府诺福克的人民，凯尔特人是我们的朋友理查德先生的祖先。我们没有种族这个东西；只有态度有种族性的。也没有“犹太人血统”、“阿拉伯人血统”、或“俄国人血统”这一说——除非你要输血，那就按不同血型分成A、B、C、D等型。

“上帝的选民”这种说法是种族优越论。上帝是种族歧视者吗？这是上帝不准许的。“上帝的选民”——我知道我必须告诉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指上帝从这个地区选择了先知。但是这个地区还有另一个先知称为玛利亚的儿子耶稣——我在谈的是独神教，不是多神教——并且还有一个先知称为默罕默德，他是回教的先知。我们当时也许没有工业，但凑巧我们在你们欧洲人还是野蛮人的时候就产生了许多有智慧的人。当然，我们在产生这些有智慧的人以前也是野蛮人。作个野蛮人并没有什么不对，我希望我是一个野蛮人，希望你也是，这样才不会咬文嚼字，不会娇揉造作了。

赫佐格先生，不要想欺骗任何人。你是自己骗自己。到当地去获得别人的同意吧。我在五十三年前，可能在你出生以前，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年龄，就说过这一番意思了。到当地去获得别人的同意，调整自己适应环境，你会看到中东人民

伸开双手来接受你。而他们是这块土地真正的人民。他们是犹太人——我不知道这个人过去是否为犹太人。在文化上，许多人接受了犹太教，后来，拜占庭王朝开始横加统治——统治谁呢？统治这块土地的人民。于是拜占庭王朝又利用了基督教作为达到政治和经济目的的动机，因此人民起了反感。所以当一个新的宗教来到这个地方，人民便信仰了回教。

我要告诉阁下，我们有一些家庭，他们比参加过宗教战争的阿拉伯祖先还要阿拉伯化。我们同化了他们。你难道不以为我们也能同化那些改信犹太教的东欧和中欧犹太人吗？假如他们要接受同化，那么他们不会引起我们消化不良的毛病。但是他们的种种作风引起了我们的消化不良，因为他们象主人一样，好象上帝正是给了他们巴勒斯坦一样。这是一个骗局。

赫佐格先生提到了黎巴嫩。我告诉他说，“我来自那个地方。不要把你的鼻子伸进去管别人的事情。假如你的鼻子伸进去，你会发现那是一个马蜂窝。造成黎巴嫩这场风波的不是别的，正是巴勒斯坦的分割。”

我不想对我们的英国和美国朋友太不客气。但是我们的英美朋友有什么权利分割那块土地，把人民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呢？他们受到希特勒的迫害是悲惨的，但是为什么要由巴勒斯坦人民来偿付这个代价呢？为什么他们不把得克萨斯州或澳大利亚的一部分给他们呢？而且为什么那些支持他们的人不告诉他们，巴勒斯坦人民拥有不容剥夺的自决权利呢？

这些巴勒斯坦人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不仅在阿拉伯和回教世界的青年中激起了同情和愤怒，并且在全世界的青年中激起了同情和愤怒——甚至日本人。在利达事件中就有一些日本青年。对那些死亡的人感到哀伤，我也为杀死他们的日本人感到哀伤。毕竟我们是不相信恐怖主义的。但是谁在巴勒斯坦的圣地开始实行恐怖主义的呢？就是那些民族军事组织，犹太自卫军，斯特恩党徒——这些是什么人？

三年前我在靠近麦迪逊大道的地方看见一位年轻人。他说，“早安，巴鲁迪大使。”我说，“早安，请问你是谁？”他说，“我是一个以色列人。”我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

移民过来了。我要做个美国人。”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受够了。这些人是顽固的，他们认为……”。我说，“你说的‘他们’是指谁呢？”他说，“就是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已不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我要做个美国人。”不要以为我在捏造故事。我问他，“你在那里出生的？”他说，“就在那里出生的。我的叔父是那些人中的一位”——不是斯特恩党徒，就是民族军事组织的一员——并且他也到这里来了，他现在在密歇根州。”

如果你不调整自己而适应环境，你不会有前途的。来过那里的有亚历山大大帝、塞流卡斯王朝、罗马人、拜占庭人、蒙古人和我们的兄弟土耳其人。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便是我们的英国和法国管理国来了。他们而今安在哉？都垮了。英帝国在那里？法帝国在那里？都垮了。你们以为你们就靠了美国的威力能在那里生存下去吗？美国的预算中有900亿美元的赤字。它何必卷入其中呢？

我现在在安理会议席上的说话是坦率的、不合正统的。我不喜欢写成发言稿。

他们用墓碑建房子。但是你们毁坏了不论那一位被控告的巴勒斯坦人的房子——在法官宣判他有罪或无罪之前。你把活人的房子毁掉，而你却为几个可能只是搬走墓碑的破坏者吵个不停。老天爷。你们炸毁了大卫王旅馆。你们杀害了伯纳多特伯爵，莫因爵士。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从你们那里学来了暴力行为。他们原是和平的人。这是一块朝圣的土地。朝圣的土地通常住的是和平的人民，因为他们靠保持和平来赚钱。现在我们又回到钱上面。

你说“和平。”你们毁人房屋。你们做了些什么事呢？老天爷，你们什么也没有做呀！

赫佐格先生的发言最后出现一线希望。他说他希望有一天——我借用他的言词——回教徒能在耶路撒冷祈祷、基督教的钟声会叮当响起，犹太人会在犹太教堂里膜拜。是的，这是可能的，假如你能获得阿拉伯人的同意的话，从大西洋到波斯湾有120,000,000万阿拉伯人。如果一个人从大西洋的摩洛哥到中国的边缘划一条线，这条线上到处都有回教国家。它们是齐心协力地把耶路撒冷尊为圣

地的。而你要向他们挑战。你玩弄有钱的犹太人的感情，并在数量上集合其他的犹太人，你向他们说，“你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你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他们只想与他们自己出生和选择的国家认同。不要缠住他们了。他们过的很快乐，不要别人去缠住他们，我认识许多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他们都过的非常快乐。他们不要别人来管。在你们的报纸中，你们不肯放过他们。你们说“我们是一个弱小民族”和类似的话。那么，就照弱小民族的方式生存吧。你们的宗教只是你与你的良知之间的事。不要把它拿来作为政治的题目，否则你也许会把全世界卷入冲突，因为你们在西方世界里到处都有影响力，甚至在东欧社会主义世界里也有影响。我听说许多苏联的犹太人愿意独善其身，不受干涉，但是你们却不肯放过他们。你们说，“到以色列来吧；你们是以色列人。”——在这同时，那些巴勒斯坦人却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之外生存。

这样做是根据什么法理呢？你们一定会失败，而且失败的很惨。美国会不耐烦你们。但是我不耐烦你们。我要继续一遍、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你们要取得阿拉伯人的同意。我认为你们会过得很快乐。啊，多快乐呀！你们很长于做买卖和搞工业。你们要一面旗子和一块土地是很笨的事。如果你们不悬挂你们的旗帜，你们犹太人将遍布整个阿拉伯世界，因为那时你们会有各种收据。从哈里发的时代起，犹太人就控制了巴格达的工商业。

而你们竟恶意中伤那些伊拉克的犹太人。在哈里发的时代，犹太教的首席教士到犹太教堂去，因为要对他表示尊敬，所以还派遣王室警卫陪行。至于叙利亚的犹太人，昨天我的儿子向我说，“快来看，爸爸，快来看。”我说，“看什么？”，“看那些在叙利亚的犹太人”，这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我怎么会不知道他们呢？也许上帝已把光线照在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控制的新闻机构工作人员的心灵上了。你洗脑的对象不是那些居高位的人，而是你们自己，直到最后你们只相信自己为止。我对你们感到同情。

让上帝做我的证人：假如任何时候，犹太人因为是少数要成为任一国家的替

罪羔羊时，假如我还活着，我一定是首先把他们当做同胞人类为他们辩护的人之一。我们没有仇恨。但是你的话语里带着仇恨。你说话的样子好象你们是特殊的一上帝的选民。

我想我今晚必须去参加突尼斯的招待会，否则我会把你们留在此地到十时为止。我还有一大堆没用过的材料。不过，主席先生，一旦以色列的那位先生请求发言，请你把我的名字紧接着列在他的后面，我将驳斥他的发言内容，从而希望我能就这个问题作解释——历史、政治和社会方面——并且希望他会了解这种解释。那么，就会如他所希望的，基督徒、非犹太教徒和回教徒就能够与我们的同胞人类犹太人生活在和平与融洽之中。

下午七时五十分散会